

● 青橄榄文丛

● 当代中青年作家散文随笔自选集

说嫉妒

团泊洼的蚊子

说口袋



虚伪只能带来生存的慌忙

张洪波 著

摆脱虚伪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青橄榄文丛
- 当代中青年作家散文随笔自选集

摆脱虚伪

张洪波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镇

装帧设计：李士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摆脱虚伪/张洪波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2 (1997.6 重印)

(青椒橄榄文丛·当代中青年作家散文随笔自选集)

ISBN 7-5078-1400-9

I. 摆…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N.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4246 号

青椒橄榄文丛

当代中青年作家散文随笔自选集

摆 脱 虚 伪

张洪波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邮编:100866)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久恒文化科技公司激光照排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 开本 6 印张 124 千字

1997 年 2 月 第 1 版 1997 年 6 月 第 次印刷

印数 3001-6000 册

ISBN 7-5078-1400-9/I·89 定价 10.00 元

序

——为“青橄榄文丛”作

邵燕祥

写诗的人，叫诗人，那写散文的就叫文人？不行。文人所指更宽泛，文人“含”写散文的人，可不限于写散文的人。

写散文的人，不如索性叫散人。散人，也许还“含”文人以外的人，不过在此刻的语境里，多数属于文人圈。

但做散人亦大不易。

如要查辞书，散木是不成材的树木，散人则是“不成材的人”，涉及人的出处用藏，太严重了。我说散人，犹如说“散兵游勇”，指的是一个一个单个的人，各有各的脾气秉性，执笔为文，各有各的行文风格，不相统属，不事仿效，不肯雷同，不愿落入俗套，因此谁也替代不了谁，谁也代表不了谁。

就像这套丛书的作者，文章不同，各如其面，很难说读了其一便知其余。倘那样，就成为同型号大批量的产品，绝不是从中得见真性情的散文了。

其实又何独散文如此，任何文学和艺术作品不都是这样区

别于匠气之作的吗？

这几位作者中，多半曾是写诗的朋友，有的至今写诗不辍。在他们的散文随笔字里行间，依稀有当年诗笔的影子，然以诗笔写散文，那散文已是诗的延伸，自又别是一番境界。是不是都达到所谓“散人”之文的散文的境界，要请读者自行品评了。

散文随笔，一般说来宜短不宜长，为散文随笔丛书写序，这篇短文也已经足够。曾见有人批评某些序文是“捧场”文字，“广告”文字。我不想撇清，我作此序目的就在揄扬，就在遍告读者：我不是给贪官污吏捧场，不是给假冒伪劣商品作广告，真心地为我的几位年轻朋友哥儿们姐儿们的新书作一篇序，是我浅尝他们的“青橄榄”后，推荐给读者都来“含”“咀”一番，即使算不上极品“英”“华”，但多少留下些苦涩与回甘，也就证明我言之不谬了。

1996年10月25日

“一头孤独的熊”

——序张洪波《摆脱虚伪》

牛 汉

洪波的这本集子收的是随笔作品，为之写的序，我也想随笔写来，或许下笔能轻松一些。以往的序，不论是自己写的，还是为别人写的，大都写得太庄重，而我的性情很不适于做那种有规矩的文章。

记得大约十年前，一个老朋友对我不无悲凉地说：“所谓不知不觉并非真的麻木，而是人类生存的真实状态，正如大山大地那样永恒自在地存活着。”这位学者型的朋友一生过得平静而清醒，其实他是个比我还敏感的人。我远不如他活得平静，更没有他那么清醒。他的上面一段话，多半是针对我说的，无非是希望我活得应该“成熟”起来，千万不可再躁动发狂。直到这两年，才顿然悟知这“不知不觉”四个字可不是普通的汉字，它是人生无始无终的一种境界。一个人，或许只有经历过种种曲折和磨难之后，才能获得不断的净化和超脱，也才能说出这

种透出禅思的话吧！而我，多半到死都到达不了这个浑然不觉的忘我境界。

以上的这些思绪，近来如一团暗淡的云霓，在我的心际回荡着飘浮着，有时变得魔影般沉重，使我的心情恍惚不安，手里的笔把握不稳，当然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挥写。

这几天，排除一切生活杂事，集中精力为洪波的《摆脱虚伪》写序，但很难驱散心头笼罩着的粘性的恍惚感。而且“摆脱虚伪”这个书名，比“不知不觉”更加使我的心情沉重。如何能写出真情的文字？而“虚伪”只有用“真情”才能摆脱。

有些撰写序文的能手，每篇都写得那么潇洒自如，我十分地钦佩。如若就作品说（岂敢“论”）作品，倒也罢了，可我总把作品与其作者剥离不开，因而不能“客观”地操纵文字，写每个字每段话，都无法使我忘记作者，如何能随笔写来呢？这几天，洪波就总站在我的面前。

我与洪波的友情已绵绵不断地交往了十几年之久，倒真的是不知不觉，确有那种茫茫然之感。世界上有不少大作家不顾过去，我以为多半是由于太痛苦不堪回首的缘故。而我从不回避痛苦，因为回避痛苦无异于回避人生。我认识洪波的那一年，正当我的生命复苏没有多久，许多年轻诗人很关怀我，给我以极大的温暖和力量，洪波当时还在遥远的长白山，他的关怀是真诚的。如今，许多亲切而智慧的面孔和眼神，以及他们那些字迹稚拙的厚重的诗稿，都先后梦幻般地不知消失到何方何处了。我无法使自己不知不觉，我的鬓发日渐地霜白了。但可喜的是，洪波，还有另一些年轻的诗人，不但没有远远地消失，而且一直离我很近。他从长白山迁徙到广阔的华北平原。他的墩墩实实的身影，我一举目就可望见：我们站立在同一片土地上。记得福克纳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你站立在自己的土地上，

你在这世界上就有了自己的位置。但洪波有了生命的立锥之地，似乎并没有真的安定下来，他的心灵仍有漂泊的苦恼。我何尝不是如此，在北京城断断续续地活了40多年，竟没有生出一点故乡的情感。

这些年，洪波写的诗，还有各种文体的作品，大都寄给我，我仔细地看过，但没有谈说自己的意见。因此写这篇序，就不能不一块谈了。想的很多很多，写起来就不可能轻松。可以说，写每个字都想让洪波如方方正正的汉字似的站立着。

我常常把朋友比作一个活东西，不是动物就是植物，或者别的什么；把绿原比作穿山甲，把另一位诗人比作四川马，还把一个年轻诗人比作瀑布。我一直把洪波看成人世间的独旅者，这形象主要是从他的创作个性和精神境界得来的。独旅是一个人独来独往。他的壮实的身躯和奔波不息的姿态，让我想起一头孤独的熊。美国诗人弗洛斯特把自己比作“一匹独来独往的狼”。我以为弗洛斯特不是从狼的凶悍一面说的，他所指的是旷野上狼飞奔时那个诗意的姿态。我童年时不止一次见过狼的壮美而有节奏的奔跑姿态，闪亮闪亮的背部如起伏的波浪，既恐怖又美丽，异常有张力和旋律感，当狼跃起捕捉猎物的一刹那，真好似一首火花一样爆发的诗。几十年之后，每当我在兴奋激动之中写一首诗时，就常常想起狼捕捉猎物时，一秒钟之内形成的那个诗意的生命动态。我为什么把洪波比作熊，还有另一个原因，近几年，洪波的人生境遇，似乎真的变成一头过冬的熊，寂寞地舔着自己用以奔波的足掌，在一个洞穴里艰难地苦度着岁月。

不久前的一个黄昏，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一次聚会上，我又见到了洪波。他仍是风风火火，带着一股热风似的朝我走来。望着他的熊一样的身躯，细细端详一下，仿佛有一些近似悲壮的

陌生感刺痛我的心。他的圆圆的面庞在华丽的灯光照映下，现出了几道深暗的纹路，很粗，虽没有萎缩枯皱的感觉，却有些沉郁。最明显的是他的眼神，变得浑浊和凝重，隐隐地透出一股凛凛的讥讽神色（精神的色彩？），可他仍是那么坦坦荡荡，毫不掩饰地望着朋友们。我有些困惑不安。但只不过几秒钟工夫，我就被他新的、识不透底蕴的、更加强壮的姿态所震撼。洪波坚强地成长起来了。望着他实实在在的躯体，想着他身上的变化，感到一种生命的厚度和深度，正如熊的体质，可以抵御暴风雪和一切灾难。一个人成长，不能仅仅从高度衡量，还得从望不见的厚度深度理解生命的丰满和力量。诗也应作如此观。洪波的诗显然比前年的要深厚和复杂，而复杂并非不纯。晚餐时，他与诗人晓渡的酒量不相上下；一杯杯地倾入厚实无量的心胸中。洪波的眼睛闪射出过去所没有的明媚的火焰（不是线状的光芒），而他的笑声却仍然浑浊不清，不能如酒似的澄清起来。觉出一些粗犷，也觉出一些苍凉，但绝无半点伤感。他的粗声粗气的话语，汗湿而光洁的额头，讥讽冷峻的眼神，强烈地刺激着我，使我感触到端的是一个生命的块然实体。而上面写的那几个词：凝重，沉郁，悲凉，深暗，浑浊，等等，都从规范的词意中解脱了出来，如感知春天来临的熊，走出洞穴，快活地抖动了一下身躯，突然地变成另一类新奇的词。（从某种意义上说，诗可以说就是分娩词语的母性的创造。）而这些由洪波的生命外化而形成的词，真正地显现出一个诗人成长中的丰满和壮大。洪波在《我们与时间》里写到，要使自己生命有意义有价值，“为人类向上向前而跳跃”。这些年来，我感到他总是在不停地跳跃（如狼捕食时的跳跃）。

有一些年轻诗人，在人生的逆旅中，经过一番奔波探索后，渴望成熟，渐渐地趋于规范稳定。而在诗歌的创作活动中，我

最厌恶的就是规范和在规范之中的成熟。对于诗人来说，生命纳入规范，必然被萎缩。诗不能关进美丽的盒子里，而节奏和韵脚也不是关闭盒子时的那一声清脆的咔嚓（这个比喻来自叶芝）。洪波没有就范，把自己和自己的诗关在一个安静的盒子里。从这几年他的诗文的创作中，倒是听到了一声砸碎盒子时的咔嚓声，比关闭盒子时的韵脚更令人惊心动魄。从他的许多随笔作品之中，我听到了这种大节奏和大声响，是属于诗的。

近十年来，我渐渐地体验出一些奇特的想法（不敢妄称观点），其中有一点是，我认为诗与她的作者是血脉相通的同体生命，所谓“第一义的诗人”。我一直这么要求自己，别人如何写如何看法，我都不管，各写各的。这也许是一种理想，而我写诗时，常常把理想当做真实。还有一点是，诗与散文不宜简单地划成两种无法沟通的文体。最近看到一位前辈写的文章，他主张严格把散文与诗划分开。我想他可能是针对当今的不分行的诗而说的；有人把这诗正名为散文诗，有人还是把她看作是诗。这几年我写了不少散文和随笔，有的也可看作诗。我常常写着写着就把散文写成了诗，忘记了诗与散文之间还存在着什么有形的界限。有些散文和随笔仿佛是诗在漫步，有时又仿佛是诗拒绝分行的站立，躺了下来，在湿润的大地上，伸展开长长的肢体，使语言获得“蛙皮那样的湿润”（不记得这个说法是哪位外国诗人的话了）。总之诗不论分行不分行，必须有诗的质，如果没有诗质诗意，分行也不能成为诗。洪波的这本集子的第三辑，尽管零零星星，我仍是当做诗看的。而且一边读，一边从他的语言中感到了逐渐形成的一首首诗；有脉脉的诗意从中升起。他这些随意写下的片断，有的就是一首鲜活的裸诗（刚刚诞生，还没有穿戴什么）。与我常写的“手记”相同，不过他远比我随手记下的一点点“灵感”和思绪要完美得多。这三五

年来，我很少写“手记”，读了洪波的“手记”，我又有有点跃跃欲试，准备找个小小的本子，每天装在贴胸的口袋里（搁在外衣里可不行）。“根据一个人口袋中之物可判断其人”，的确一点不错。记得“五七干校”服劳役时，偶尔从心上闪出一点点火花或意念，当时几乎赤裸着全身，没有纸笔，我就用牙狠狠地在手臂上咬一个血印，疼痛让我牢牢地记在心里。回到宿舍立即记了下来。洪波许多机敏而犀利的随笔，其实与“手记”相似，有的是为了“备忘”；有的很像用他自己的牙狠狠地咬的一个个血印；而有的似乎是为另一口毒牙咬的。第一辑的不少篇章，就让我看到了不少血印似的历史痕迹。当然，洪波的随笔里，还有许多美好而高尚的情节，还有不少完美的小故事。第二辑的不少篇章，特别是《关东山野笔记》，写出了人与大自然间的微妙的情境和生命的沟通，十分令我偏爱。许地山写过这种朴素隽永发着山野味的美文，几十年来我一直非常的喜爱读，但也觉得过于典雅，应当写的土气些。土气、山野气息，是最为圣洁的。

这篇序文该结束了。回头一看，既无深刻的剖析，也缺乏严密的章法，显得太随便。我当然晓得，所谓随笔本是一种文学的体裁，并不是可以随随便便写出来的。因此，这篇序算作随笔都有些勉强。

本拟写几句结语性的文字，不写了。对洪波来说，不需要什么结语，即使是完美的。

1996. 11. 13.

作者自白

我高中毕业后乘末班车下乡当知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复又当民办教师教育贫下中农的子女，前后达五年时间。自1978年发表处女作以来，已出版9本诗集，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被一部分人呼为诗人。其实我也写散文，写随笔，写童话，写评论什么的，以为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文学爱好者。我没有上过大学，这是我的终生憾事。我当过银行职员、工会干部、也编过报纸杂志，但似乎只有写作是一项能够适于我永远干下去的工作。

目 录

第一辑

说口袋	(3)
团泊洼的蚊子	(6)
地下森林	(8)
嚼字四题	(10)
读者	(14)
Z 的故事	(17)
“任丘边”	(19)
下象棋的人	(21)
寻找怎样的朋友	(24)
听听音乐	(26)
我们与时间	(28)
摆脱虚伪	(30)
听听不同意见	(33)
礼貌之管见	(35)
真实一次	(37)
说嫉妒	(39)

说孤独	(42)
说读书	(44)
黑鱼之死	(46)
油炸蝗虫	(48)
劝酒	(50)
告诫	(53)
也谈抽烟	(55)
牡丹牌自行车	(57)
“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59)
软硬兼施	(61)

第二辑

惦念往日的笛音	(65)
想起儿歌	(68)
转圈倒	(72)
漂劲儿	(74)
乡音不改	(77)
关东山野笔记 (10 则)	(79)

第三辑

诗歌练习册上的手记 (49 则)	(97)
------------------------	------

第四辑

文朋酒友	(135)
良师益友	(139)
忘年好友	(142)
冬天已经过去	(145)

小中见大 弦外有音·····	(149)
《陈茶新酒集》·····	(153)
读几幅漫画及其文字·····	(155)
读漫画《以防万一》·····	(157)
瞻前而不顾后·····	(159)
读相声·····	(161)
关于眼神·····	(163)
几本书 (5 则) ·····	(165)
后记·····	(171)

第一辑

